

昭
代
典
則

昭代典則卷之十七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曰校刊

英宗睿皇帝

丁丑天順元年春正月以登位詔天下大赦

詔曰朕昔恭膺天命嗣承大統十有五年民物康阜不虞北虜之變惟以宗社生民之故親率六師禦之而以庶弟郕王監國不意兵律失御乘輿被遮文武羣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擁當宁之位既而皇天悔過虜酋格心奉朕南還既無復辟之誠反爲幽

閉之計。旋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杜絕
諫諍。愈益迷執。矧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
臨。人心斯憤。迺今月十七日。朕爲公侯駙馬伯及文武
羣臣。六軍萬姓之所擁戴。遂請命於聖母皇太后。天地
社稷宗廟。以今月十七日。復卽皇帝位。躬理機務。保固
國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皇太后勅廢景泰皇帝。復爲郕王。皇太后吳氏爲賢妃。皇
后汪氏爲郕王妃。

皇太后勅諭宗室親王及中外文武羣臣。仰惟太祖高
皇帝。太宗文皇帝。開創國業。統御華夷。仁宗昭皇帝。繼
述鴻猷。大敷治理。承傳至我宣宗章皇帝。克寬克仁。萬

邦允懷。不幸早棄。臣民遺命于吾。立嫡長子。祁鎮爲皇
帝。已立十有五年。敬天勤民。無怠無荒。比因虜寇犯邊。
生民荼毒。爲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親率六師以禦之。此
實安天下之大計也。不意兵將失律。乘輿被遮。時爾文
武羣臣。以社稷爲重。憐導宣宗章皇帝遺詔。表請于吾。
立皇帝長子。見深爲皇太子。因其幼冲。吾仍令庶次子
祁王祁鈺輔之。豈期本性梟雄。遂據天位。已而虜酋悔
罪。天知帝德罔愆。曆數有在。奉帝回京。而祁鈺既貪天
位。曾無復辟之心。乃用邪謀。反爲幽閉之計。廢出皇儲。
私立己子。數敗綱常。變亂彝典。縱肆淫醜。信任奸回。毀
奉先。斃殿。連宮以居。妖妓汚緝。熙便殿。受戒以禮。胡僧

監賞妄費而無經橫征暴斂而無藝府藏空虛海內用窮不孝不弟不仁不義穢德彰聞人神共怒上天震威屢垂明象祁鈺恬不知省拒諫飾非造罪愈甚既絕其子又殃其身疾病彌深朝政遂廢中外危疑人思正統乃於今年正月十七日先期內臣暨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六軍萬姓同誠表請已命皇帝祁鎮復正大位以慰羣情以安宗社惟夫天道福善以禍淫吾當體天以行罰人心好善而惡惡吾當順天以正名雖母子之至親於大義之難宥其廢景泰僭子祁鈺仍爲邾王如漢昌邑王故事已令羣臣送歸西內俾子安養於戲天下乃祖宗之所開規天位乃列聖之所相承天位既復人

心乃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逮王文于謙下錦衣衛獄

徐有貞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辯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上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爲無名 上意遂決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乃謂上此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不知謙時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必圖迎復則虜將以

上爲重質豈有饜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 邸王
是不以念 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 上得以復
辟者蓋寔權輿于是也廼卒不免悲夫

徐有貞兼翰林學士進兵部尚書直文淵閣○逮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蕭鎡商輅王偉學鍾丁澄下錦衣衛獄
○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並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直文淵閣○以李賓爲大理卿○錄迎復功封石亨
爲忠國公張軛爲太平侯張軛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
○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兵

石亨以奪門功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得官錦衣
都指揮指揮者二十三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

竄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曹吉祥出入禁廷。在上左右。竊弄威權。恣情妄爲。亨姪彪性尤貪暴。凌侮公卿。大肆兇惡。方上皇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天下寒心。

陞袁彬錦衣衛指揮僉事。○丁亥殺王文于謙及中官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免。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俱發口外。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俱籍爲民。○奪郭登伯爵。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太子太傅高穀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致仕。

時內閣諸臣皆流放竄逐。惟穀以忠謹故。英宗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可致仕。

毅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者輒不應。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也。直彥並請老去。直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接人。和氣可掬。既秉銓軸。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隘陋。曾不為屑意也。濛平易寬和。廉靖寡慾。自奉簡薄。興居有常。未嘗疾言遽色。人皆知為君子長者。既去。遣子長寧入謝。上念濛屢疏請。令百官朝廷安門忠悃。授長寧官。錦衣世鎮撫。

王翔掌吏部事。楊善掌禮部事。陳汝言為兵部尚書。趙濛為工部尚書。○二月癸丑。郝王薨於西宮。○湖廣諸苗平。

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瑛鎮守湖廣○贈
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少監阮浪御用太監

上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寺丞官其子啓
為知縣啓上疏請同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歿已久
矣血清馨間洗出倍鮮好後謚恭愍阮浪贈太監仍命
儒臣撰文立碑

召廖莊於定羌驛為南京大理左少卿出章綸於獄為禮
部右侍郎擢國子學正林聰為僉都御史

莊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莊忠特并與祭葬
除服改南大理綸在獄上嘆綸好臣子為朕家事受苦
毒出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

以軒輓爲刑部尚書。調蕭維禎爲南京左都御史。以耿九疇爲右都御史。

軒輓耿九疇二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

以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錦衣衛指揮盧忠太監高平鐵嶺衛軍徐正伏誅。○移邸王妃汪氏居舊府。

上以邸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

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逮大同巡撫副都御史年富下錦衣衛獄，尋致仕。

富在大同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橫，廣屯田，軍功爵賞必覈無濫。先爲襄桓王遜燁所誣，富請老。戶部言富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又爲卒吳淮所誣，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

總兵上以軍令出翔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雖
寔富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富臺置獄
訊。景帝曰厚怨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
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富又按分守內臣
韋力轉會虐力轉亦誣富。巡按御史爲雪富誣狀。事得
已。是時石彪倚亨勢中富危。法逮詔獄。上素知富得致
仕。

罷諸邊督鎮巡撫

石亨之爲也

○漕運都御史王竑除各安置

江下

王振之黨有以振族誅籍沒爲說者。上大怒曰。振殺於
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竑坐除竄。詔復振官。命于

弘化寺北塑像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三月賜進士黎淳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開薊州運河○夏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襄憲王來朝先是土木之變襄王瞻塏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疏上景泰已立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嘆手勅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曰敬受教○襄王疏語實爲當時正論惜于謙陳循輩見不及

此也

五月進內閣李賢吏部尚書許彬薛瑄禮部左侍郎○逮御史楊瑄等及右都御史耿九疇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下錦衣衛獄

有貞得爲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入閣與有貞同事旁助有貞展盡底蘊知無不言凡用人行政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太監曹吉祥以有迎立功亦與國政而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上凡事須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己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沮吉祥固不悅時御史楊瑄印馬圻內民有羣訟曹吉祥石亨奪民田若干頃瑄疏劾二凶

上喜瑄敢言稱職。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石亨忿然。遂謂有貞節。賢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且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吉祥見亨。冒濫陞賞。意甚不平。每詰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頓首訴上。奴輩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專權。必欲傾奴二人。使無唯類。又伏地哭不休。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貞及賢于獄。楊瑄見二凶日益張。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之。有附勢者。潛洩于亨。二凶遂先譖諸御史於上前。暨彈章入。上怒。召諸御史。誚文華殿。俾誦彈章。詰瑄與御史張鵬。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

悉遂下諸御史并逮右都御史耿九疇于詔獄逼瑄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頻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瑄坐久掌道者謫戍餘貶斥會京城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翌日惟降徐有貞廣東叅政李賢福建叅政耿九疇江西右布政使瑄等從末減瑄戍遼東鐵嶺餘調除有差於是臺臣一空朝野愕然言路從此不通矣。

李賢留為吏部左侍郎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卽召吏部尚書王

翺曰李賢不可放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往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翺之欲賢遠去恐亨輩害之也。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亨吉祥聞賢留愕然而怒。顧上意屬賢。不得已置怨。接殷勤。或有宣召全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卽不喜。惟恐賢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僞。方不介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美其榮。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致仕○加呂原通政叅議兼侍講岳正左贊善兼修撰並直文淵閣○陞程信爲太僕寺卿

信先爲山東叅政督餉遼東憂去服闋改四川叅政松
番理餉至是人賀錄景泰間進言者陞信太僕卿信案
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並疏言太僕
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馬政高皇帝諭馬數勿令
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
以責兵部上是信言復歸太僕。

江西巡撫僉都御史韓雍降山西副使尋致仕○秋七月
承天門災下詔修省寬恤

勅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祇復寶祚于今半月圖治雖
勤應天無効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朕心
振警罔知所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成憲不遵歟

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寃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征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諂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爲軍衛有司者。鬪茸酷暴。貪曲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氣。致災之由。而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臣。旣任耳目股肱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况君臣一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過。於戲。應天者當以實致。弭災者不事虛文。朕

與爾等尚懋敬之。故諭。○又詔曰。朕以菲德。早承大統。中罹多難。復登宸極。夙夜兢惕。罔敢怠荒。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此誠上天示譴。莫究其由。朕甚驚惶。省躬思咎。務新其德。永惟奉承天意。必以施惠爲先。其大赦天下。咸與維新。

復逮徐有貞。下詔獄。除名。安置金齒。

曹石造奏本。假給事中李秉彝名。誹毀朝政。多危語。時李丁艱去。曹石以貌似李一人。持奏。接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捕逮甚急。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泰州布衣馬士權爲之。而滅其迹耳。遂收馬。及有貞。赴廣東。參政行至德州。復逮至。詔下獄。拷治酷烈。竟

無驗。馬曰：今欲吾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汝與同謀。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皇帝爲堯舜之君，令百姓爲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有貞取原封武功伯誥券，示三法司。於是刑部侍郎劉廣衡遂劾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

刑部尚書軒輅致仕

輅與九疇二人，以廉介稱。九疇以臺劾石亨，謫官布政。輅亦請病，上召至文華殿，面諭留之。視輅疾不可強，乃與致仕。陛辭，上復問輅曰：昔浙江康憲考滿歸家，僅二

竹籠是汝乎。輒頓首謝。又問卿年未老病愈。可用乎。輒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為道路費。

李賢仍內閣辦事。進吏部尚書。○改內閣許彬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降內閣岳正為欽州同知。尋謫戍肅州鎮夷所。

初岳正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上皇復位。改脩撰。吏部尚書王翱薦正宰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曰。涖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

足恃。汝爲朕努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軌愕然。問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上。上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上曰：岳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頓首賀。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上默然。然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正對曰：奸臣無主名。卽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亨與監吉祥表擅權。有匿名投書。指斥時事。罪狀吉祥。獨不及亨。吉祥怒。乃請上榜購。告捕者官三品。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秦始皇杜諫。下妖言誹謗令。

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爲戒事遂止。正又言曹石驕橫不早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徑造亨所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許我短顧以上意劫我益大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爲草歷數政弊詞極切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詔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訛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欽州同知欽並南海漳毒。正便過家辭毋留數日兵部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劾遷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李鐸都督遂奪正廬。

詔建庶人居鳳陽

初建文少子文圭靖難後號爲建庶人幽之中都上憐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庶人李賢贊曰堯舜心也請於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與閹者二十人婢妾十餘人給使令遣奄牛王入禁諭庶人庶人伏地頓首謝且喜且悲有阻議者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庶人入禁時纔二歲年五十六七始出鳳陽不識牛馬。

八月南京都督僉事郭登謫戍甘肅○以彭時爲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講復入內閣○以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英宗復位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鴟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爲大郡知府以林鶚出知鎮江鶚至郡汲汲

興利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議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避孟瀆。鵝江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疏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功力省。又不損民壞地利。甚便。竟停役。從鶚言。

令左順門閤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

石亨竊權干政。每朝退。輒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乞請無忌。上厭之。諭李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內廷。令左順門閤者。今後非有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官。一日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

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睚眦中傷人。莫敢告亨者。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聘江西處士吳與弼。

與弼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卽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玩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浴閨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日盛。石亨覺上厭疑。又知衆不容已。欲免無計。有門客謝昭者。傲張翥。令蔡京

招楊龜山故事。教以徵與弼。收士望。石亨誦與弼之高。於李賢。賢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問賢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卿草勅加束帛。這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願乃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咨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居所。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

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賢與
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
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
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與弼辭官上曰前與弼
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
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
誤薦薦爲顯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
疾謝呈上厚意今年六十實不能供職上曰宮眷優閑
不必常出弼辭益力上賜文幣八酒宰廩道內臣牛玉
送館次上起顧李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
三辭上允遂稱病篤上又諭賢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

職卽乞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也。朕諭此意與弼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病遣使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曰果爾亦難惡賢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上首肯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

十一月陳汝言以賊下錦衣衛獄歿○也先爲其下所殺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爲太師言於也先曰平章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爲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於酒色又

殘忍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忿哈刺聞哈刺且叛益怒欲攻哈刺恐不勝乃名哈刺子飲酒酒中飲之鴆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持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敬順也先也先以哈刺畏已防稍解哈刺伏衆伺也先出獵襲也先也先猖狂戰敗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此數十騎通哈刺半夜棄此數十騎與二親信走道中饑窘至一婦人所乞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疑其爲也先急追及之果也先殺之諸部遂分散而孛來病王子爲雄。

十二月進內閣彭時呂原並翰林學士○孛來弑其主小

王子入寇

哈刺既殺也。先字來尋殺哈刺而立小王子為可汗。小王子之名始此。莫知其所自起也。字來又弑其主小王子。數來近邊求索。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貴。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賞賜以與之。賢曰。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字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為梗。得字來保

送使臣而回

始立易州廠

山廠之設專以燒薪炭供應內府宣德五年置於平山之近沙梁口景泰間移置滿城縣西十里天順元年移正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八府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今昔以此州林木芬自便於燒採今則數百里內山皆濯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置先師像于文淵閣

文淵閣在午門內之東文華殿南諸學士所居以議政之所也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相對爾至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曰宣德間駕常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亦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如何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之備顧問決無正坐之至賢語塞而意猶未已既而上新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中賢乃止自是閣臣每二入必對像一揖朔望率翰林官

行四拜禮

戊寅二年春正月尊皇太后孫氏爲聖烈慈壽皇太后
詔曰朕惟爲治莫先於孝而孝莫大於尊親自古帝王
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率由此道也朕以眇躬之
承丕緒實惟聖母皇太后生成厚恩曷能云報余后位
之初歷在幼冲罔知攸沂惟我聖母勞心訓育俾克仁
述用廣久寧迨居南宮危疑之間亦惟我聖母憂勤保
護賴以無虞及內難將萌遂伸大義俾予復位奠安宗
社康濟生民功德兼隆過超載籍用是博采公議表著
徽稱乃於正月二十日率文武羣臣謹奉冊寶奏尊號
曰聖烈慈壽皇太后特侈非常之慶庸昭錫類之心於

戲推之而準永惟正始於家邦動之斯和尚冀風行於天下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李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又聞此求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勅內閣翰林修大明一統誌

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誌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賢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祿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輩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修通志惟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爲之一清按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非時勢之一厄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

不預內閣。非由翰林不入。迨黃綠附阿。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矣。

以馬昂爲兵部尚書。○二月朔日有食之。○孛來大舉寇陝西。定遠侯柳溥統兵禦之。敗績。○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會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然來。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爲朕舉進士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處要人最急。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

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
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宣在延綏山西布
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抚
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
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
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
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
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召定遠侯柳溥還着閑住○命僉都御史葉盛提督軍務
巡撫兩廣○布衣陳真晟詣闕上書不報

陳直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蕭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于俗。專心學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試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專于一。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

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居家讀提學憲臣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脩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因採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走臨川。就正康齋。質其家直得五金。攜兒子

一人行戒之曰。我必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靜坐。卒年六十四。○陳布衣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張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與弼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元禎此言。蓋深不足與弼也。嘗考與弼文集行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爲門下士。其日錄所記。每多說夢。見文王孔子與朱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羹牆之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真積冥會之驗。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

人也。羅倫平生無一語稱與弼。嘗投詩規之。蓋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跪訴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璜。其事具在廣州志。張璜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秋七月

南京刑部

尚書薛希璉卒。以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

○九月。陞林聰爲右副都御史。捕江淮盜。○冬十月。學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敗之。

張欽遵戰。學來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

所殺哈剌復爲字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雅長自相讎敵
久者知定於是字來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勿等相繼入
寇東掠延寧甘涼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帝獵南苑

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
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增治之闢四門綠以
週垣雉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
定都以來歲時蒐獵於此每獵則海戶縱騎士馳射于
中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旣合羽手畢集上親御弓矢命
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旣畢賜酒饌以所獲分
賜從臣而歸

十二月左都御史羅通致仕○起韓雍爲大理寺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

己卯三年春二月以山東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賜封石亨生兒爲鎮定侯

上躬理庶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尙議可否且厭石亨吉祥等左右干人所知無非私意嘗自靜中召賢嘆曰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
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怫然見於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論之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若瀕

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上又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
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
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
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陛下洪福得成
其事假使景帝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致陛
下于何地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
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
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幸
文武羣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墜賞以
誰爲功老臣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于

天象而羣臣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田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上曰然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上見亨喜。今亨負兒見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姻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賜封鎮定侯。亨頓首謝。負山上益疑亨。

秋八月令吏部侍郎孫弘守制以姚夔爲吏部侍郎李紹爲禮部侍郎。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

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鄧瑄
留補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
吏部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卽令守制復召賢曰
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
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
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
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
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屬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
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
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
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

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李來寇大同

虜寇大同總兵官安陽伯李文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
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於京師民大擾遣都督顏彪馬
宗統兵屯紫荆倒馬虜旣大獲利又不見我兵去而復
來勅顏馬兩都督提兵出鴈門虜始退

令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冬十月南內離宮成

庚辰四年春正月天下諸司官朝覲至京賜布政賈銓等
十人衣服楮幣宴之禮部○以布政蕭昺爲禮部尚書賈
銓爲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天下朝覲官至京上召李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講

賢曰誠如聖慮卽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讎告害由是肅然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也時吏部都察院會考不職者數百人奏退之舉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上聞賜以衣服楮幣宴之禮部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侍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昺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

召年富爲戶部尚書

初吏部舉賈銓爲戶部尚書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富薦言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士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

不宜再舉。一曰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足見其賢也。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哉？遂召用之。富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而出納節適云。

二月召定遠侯石彪於大同誅之。○逮忠國公石亨下錦衣衛獄，歿獄中。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一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餘人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

賴擢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慄。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於袖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卿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鎮守大同。北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矣。亨既有此謀。彪在大同。誣劾都御史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召彪還。彪使大同人留已爲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彪結成黨。必欲留處大同爲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爵。召還京侍衛。亨

知上疑促處疾馳入京。處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處於朝。羅拜稱石王。上聞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處。卽日縛處棄市。籍其家事。連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怨謫。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卽從之。法司又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

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於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

禁文武羣臣科道錦衣衛官往來交通

朕惟正天下莫先於正朝廷正朝廷莫先於正百官百官正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臨天下其于文武諄諄告戒又製為鐵榜省諭功臣是以當時臣罔不循禮守法無敢私交近年以來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大臣及近侍官員中間多有不遵禮法公然私交習以為常全無

忌諱。甚至阿附勢要。漏泄事情。因而結構。弊出百端。且如定遠侯石虎圖謀鎮守。號令跟隨指揮等官。虛捏奏詞。及至事發。被劾。輒有左右近侍等官。潛報消息。官之不正。莫甚于此。此而不禁。何以爲治。今後爾文武大臣。並不許互相往來。給事中御史。亦不許私謁大臣之家。違者治以重罪。敢有阿附勢要。漏泄事情者。輕則發邊。遠充軍。重則處死。錦衣衛指揮。乃親軍近侍。關係尤重。亦不許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一體治罪。不宥。其各衛指揮以下。非出征之時。不許輒於公侯之門侍立聽候。違者照鐵衛事例處治。爾文武百官。其各遵朕言。敦行正道。庶幾永保祿位。欽哉。故諭。

三月賜進士王一夔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召軒輓爲左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輓致仕去上復思之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輓嚴毅遇人無賢否悉峻拒不得接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禮禮畢竟御肩輿歸僚儕聞輓來輒避去不樂與處南武庫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惟輓及魏與廉平俊偉不務文飾云

調遼東巡撫副都御史程信爲南京太僕少卿

信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信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及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偏制示之皆愕懼

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
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發霖奸贓罪四十事
信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滅
霖寇深遂劾信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信不肯引咎徵
下詔獄調南太僕少卿

秋七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卒以
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九疇以諸御史劾曹石降江西右布政土知九疇清正
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其罪未幾召至京陛
見上憐其老以為南京刑部尚書代薛希璉曰遂卿優
閑至是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

九疇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燒香讀
書而已。交游不泛。請寄不至於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論事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好善疾邪。別白太過。以故
與眾寡合。累遭讒。困卒謚清惠。

冬十月帝閱列侯諸將於西苑。○命僉都御史韓雍巡撫
大同。

雍陸辭。召至文華殿。賜鈔上諭之曰。善爲朝廷守北門。
雍精悍闊達。有智略。時出已意。經畫防守城堡。部署將
校。糾去奸蠹。訓練士伍。逾年。戎政大脩。虜不近塞。○雍
起僉都在都察院。有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或謂
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

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卽坐此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處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閏十一月以南直隸巡撫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右侍郎恭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萊六年屢辨冤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昆山縣有一人涉誣連逮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冤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勅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碍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苟有冤抑何妨申理恭爲

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爲民。先是有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爲禮。恭繼至，諸生復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覆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爲特著云。

擢山東布政劉孜爲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掌欽天監事。禮部侍郎湯序有罪下獄。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上謂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

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釋徐有貞歸田

上坐文華殿與李賢王翔論人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爲石亨張軫所陷如後世議何可釋歸田始得還鄉卒于家

辛巳五年春正月以廖莊爲南京禮部侍郎○夏四月召程信爲刑部侍郎尋憂去○五月江南北大水○六月寧

朱寇河西總兵官仇廉禦之敗績命懷寧伯孫鏗為總兵
兵部尚書馬昂督軍務率師禦之

半來寇河西京州莊浪一帶圍困城堡日久不退乃遣
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被虜截路殺
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牛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
震恐乞大軍剿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
寧伯孫鏗為總兵官率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
萬西征

秋七月大監曹吉祥昭武伯曹欽反懷寧伯孫鏗尚書馬
昂率兵討之吉祥欽伏誅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為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爲
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貨無
厭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
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兄都督鐸從兄都督
鐸弟都揮鉉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
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
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是日夜漏二鼓恭
順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上令隨

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至四鼓時賊兵合番漢
五百騎直抵禁城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
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衆其首碎其尸蓋杲亦
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禁欽非理之事所
最恨者先害之欽率騎於東長安門擊李賢於東朝房
傷其首鐸率騎於西長安門殺吳瑾及左都御史寇深
斫傷廣寧伯劉安欽縱火焚長安左右及東安三門適
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討賊鏗先登
力戰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欽退屯東安門鏗以
衆接戰自辰至午敗鏗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駐東大
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我師環結不動

自相枕籍。銜斬先潰者狗師督戰益急。追斬鉉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眾。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絕城遁。遣兵追之。皆獲。是晚上御午門朝百官。下伯顏吉祥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落職。流嶺南。明日下詔。暴欽罪。詔曰。我國家受天明命。以至仁大德。撫有四海。列聖繼統。傳序在予。致治保民。蓋有年矣。暨予中遭險艱。賴天眷人歸。復正大位。維時內官吉祥。武臣石亨者。偕眾迎復。掩爲己功。朕信之不疑。厚以爵賞。官其子弟各數十人。而敢肆欲無厭。黷干貨利。結爲表裏。竊弄威權。少踈抑之。輒懷異志。然石

亨事敗已正典刑，優寵吉祥無異平昔，不期吉祥於惡，蓄姦日甚。一日與姪男曹欽等陰養外士謀爲不軌，乃於今年七月初二日早遽行反逆，戕害朝臣，焚毀禁門，罪惡滔天，人神共憤。朕卽時命將發兵誅之，元兇梟首，同惡悉除。指日之間，都城清肅，此實天地眷佑之靈宗社無疆之福也。夫武以戢亂，愧未發於先機，仁以宜民，期益臻於至治。惟爾中外臣庶各究乃心，體予至意。

八月進孫鏗伯璽爲候加馬昂李賢並太子太保贈謚吳瑾梁國忠壯公。○命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出河西分道禦虜。

孫鏗馬昂曾曹欽反不果行。河西羽書紛至，大學士李

賢乃薦侍郎白圭舊都御史王竑分道禦虜虜已得大利去矣班師竑仍督漕巡撫。

以大理卿李賓爲右都御史

寇深灰上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六部共舉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上命李賢擇一人賢以居首者對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以弋陽王事虛戒飭有司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收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聞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爲實今却謂無以此

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乞自今詔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辨，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擢禮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

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畱一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十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眾奇其術授鴻臚序班。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全寅筮占。及徐有貞迎駕觀象合。上既

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翺李賢時祺在旁欽問對之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九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提督軍務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壬子六年春正月虜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逐孛來共立脫思爲可汗始入河套

是時孛來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

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河套爭水草不相能以故不能深入爲寇時遣人貢馬然亦迥朵顏諸戎時竊邊郡○河套周廻三面阻黃河土肥饒可耕黍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浸失其險虜始度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沿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

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
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
嚮導。因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剝膚之害矣
二月設提學憲臣○三月調鎮江知府林鶚爲蘇州知府
鶚至蘇州一切簡靜卽有建革必審覈再三吳人重鶚
名旦夕責效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筭圖久遠
利卽又稱太守康濟才也○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
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太祖於
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
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
此土泥耳豈聖賢也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

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事諸賢皆爲木主
夏六月國子監祭酒劉益下錦衣獄○秋八月內閣學士
呂原憂去○九月聖烈慈壽皇太后孫氏崩○召陝西按
察使項忠爲大理卿尋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戶部
侍郎張睿陞本部尚書管糧儲

上一日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
老矣時勦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
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
曰若繼翱吏部非此人不可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
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畱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

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然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上召禮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召賢曰石琚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

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戶部侍郎張
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瑁卽上疏乞
致仕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
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
石瑁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旣畱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
管糧儲已而命下士論重瑁之求退而美睿之當陞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入閣辦事○禮部會試貢院火○石瑁致仕以姚夔爲禮
部尚書尹旻爲吏部侍郎○空中有聲如雷○夏五月己
丑朔日有食之○六月勅監察御史遵行憲綱

勅曰朝廷設置監察御史爲執法之官以糾正百僚肅清內外而賴爲耳目者也近年以來爲御史者多有輕薄恣肆不遵憲綱行事惟務恃勢凌人且如御史李蕃揚璉巡按宣府遼東擅作威福虛張聲勢所過軍衛有司俱令擺列吹手私用馬步官軍遠出迎送稍有違慢輒加箠楚似此所行旣自違法何以正人除將李蕃揚璉拿問懲治外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遵憲綱內行事凡軍民職官但有不法奸貪等事卽便從實糾舉拿問不許畏避推托出入往來尤須循理守法不許擺列吹手私用馬匹官軍迎送擅打軍職如違輕則降調重則發邊衛充軍其軍衛有司敢有畏勢奉行出郭迎

送者一體治罪不饒爾都察院即便通行禁約毋得稽遲故諭

秋七月尊謚靜慈仙師胡氏爲恭讓章皇后○錦衣衛指揮袁彬下獄尋釋之

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無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拏撫彬王弘之故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汝從拏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之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諭救言昔者駕雷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

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必無憾并條門達
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速問達逼暄供
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陽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
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証見不若請着多官庭鞠我
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
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天地
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
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暄亦得免

八月再會試天下舉人○大同巡撫都御史韓雍陞兵部
右侍郎以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九月廣西尋梧懷賀山則流劫廣東雷廉高肇新會地方

勅總兵官秦寧侯陳涇副總兵都督同知歐信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討平之

甲申八年春正月庚午帝崩于乾清宮罷殉葬

上大漸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一曰東宮卽位百日成婚。二定后妃名分。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四言殯斂器服之事。書畢令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朕潤色。玉將至閣下李賢彭時驚惶捧誦嘆曰所言闕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葬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日上崩。○我朝舊以妃嬪殉葬。至景泰之薨猶然。美宗遺詔始革。自是累朝皆從之。英廟之仁至矣。

乙亥皇太子卽皇帝位詔改明年元曰成化大赦天下○
尊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上卽位之明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太監夏時倡言錢皇
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
卽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
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
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恐損盛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
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
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
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萬世

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盛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俱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

二月降侍讀學士錢溥爲廣東順德知縣，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布政司叅政。

先是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或薦溥，試薑薇露詩。

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至今官溥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上大漸大監王倫者方伴請東宮亦嘗受業於溥至是來謁溥文意以邀已同與竟不邀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倫來與溥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遽以聞乃下溥獄謫知縣韓雍亦降叅政

上大行皇帝謚號曰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膺皇帝葬裕陵○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謫

戊南丹衛召袁彬復掌錦衣衛事

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
動卽拘逮所至狼藉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
殺諸無罪數十謫戍煙瘴卒以謫所彬名復職

加內閣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吏部左侍郎彭
時吏部右侍郎○三月復岳正翰林院脩撰楊瑄張鵬監
察御史○是月廷試進士賜彭教等二百五十人及第出
身有差○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
涇巡撫僉都御史吳琛擊敗之○翰林院編脩張元禎請
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郎章綸請待來春講行婚
禮不報○五月大風電拔郊壇木飄瓦○戶部尚書年富

卒改馬昂爲戶部尚書陞王竑爲兵部尚書○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請罷內臣管事禁大臣與之交結嘉納之○復郭登定襄伯爵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尋召提督團營○六月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薛瑄卒○秋七月立皇后吳氏○八月命脩英宗廢皇帝實錄○九月令會審勿會內閣○廢皇后吳氏

詔曰朕惟皇后供承宗祀表正六官母儀天下非德性醇淑禮度閑習者不足以當之朕勉尊先帝之命冊立皇后不意太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將先帝在時選退吳氏於母后前奏請立爲皇后朕觀舉動輕浮禮度粗率略無敬謹之意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初尚不謹

何以克終。如此而欲望其共承宗祀。表正六宮。毋儀天下難矣。今不得已。請命于母后。昭告天地宗廟。廢黜吳氏。退居別宮。閑住。嗚呼。朕負國之重。處禮之變。冊立中宮。爲風化之源。不幸所遇如此。豈得已哉。敷告羣臣。悉予至意。牛玉論罪。本當處決。但念他在先帝時。曾效微勞。與吳喜都饒死。押發南京。孝陵種菜。吳俊吳雄也都饒死。發山東登州衛充軍。家小隨住。

冬十月立皇后王氏

詔曰。帝王爲治。莫先於正。嫁之道。必自大婚始。惟先帝臨御之日。常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期矣。逮至期。憑几顧命。猶以婚期責成。有司。朕于時執

禮彌甚未敢遽從。矧敢與知其事不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皇太后將已退吳氏復選冊立禮成之後。朕觀吳氏德不稱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定者。夫既尊先帝之命以成禮。而乃違命立非其人。何以表宮闈而相祭祀。興言及此。內疚于心。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明正牛玉之罪。廢黜吳氏。不敢以歲月緩自念。與非其人寧虛厥位。而在庭文武羣臣。再三陳請。中宮不可久虛。義正詞切。朕難固拒。今勉強從所請。仍遵先帝成命。冊立王氏爲皇后。嗚呼。自古人倫有常有變。變而得正。何憚弗爲。茲朕足舉。匪獨正家。抑恐上負先帝。選授之命。於心有不安焉。誕生多方。使明知朕意。

冬十月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獄並謫遠州判官。

先是南京六科給事中王淵王徽以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乃率同官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

此哉。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僥免謫南
京。給事中徽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
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避之罪。四乞寔諸
法。因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附阿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
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於上。皆逮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乃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
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之。○按
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
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宰相。樞密故內侍任
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梁彥俊言利
僕射葉顥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

而下。制置閩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能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以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橋村爲官中莊田。皇莊始此。○議孔子號加天縱字。寢之。孔子道大德尊不在封號加字○調兩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

盛在兩廣。丘濬不喜之。以故李賢亦惡盛。遂有謫盛勞。援嶺南者。時以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閣。李賢沮之。乃轉左僉都巡撫宣府。盛至鎮。脩復官牛官田之法。買補官牛五千七百餘頭。懇地四千餘頃。收倉細糧七萬四千有奇。衛所驛站官牛屯糧不在。此數。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咸脩築之。不數日完七百餘所。人謂邊臣畱心屯種者無如盛云。

革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先以石亨誅。冒奪門功。盡革者。乃又羣囂。訴乞復官。李賢言於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遂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皆奪爵。於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十一月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十二月以定西侯蔣

琬爲平羌將軍鎮守甘肅○虜阿羅出結亂加思蘭李羅
出結毛里孩各爲黨出入河套遂攻圍墩堡深入內郡殺
掠人畜○擢東鹿_北知縣盛顥爲郡武知府

顥初爲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東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
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顥至變搏擊爲
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
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顥再任從之顥至不復用前法有
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辨鄰邑訟久不決
者上官委顥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
如鏡之謠邑介真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所屬亦聞
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人皆目曰清

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憲宗純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燭地自左攝
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
及王文子宗彞于謙子于冕謙壻朱驥等並還鄉○詔王
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左都御史

先是兵部及左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起秉爲兵
書竑掌都察院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賢視疏稿
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薦某爲某官
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疏以進翌日御
批以竑爲兵部尚書秉爲左都御史

二月行耕籍田禮○皇太后誕日詔建設齋醮

給事中張寧上疏通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設建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綴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永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保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其所當爲。徒以辦香尺

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爲朝廷祈
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不報。

彗星見西北。

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

○廣東山賊流劫贛州龍南地

方。勅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選都指揮王貴布政使翁世
資按察使林鷄討平之。○四川兩廣盜賊猖獗。勅三省三
司并總兵官見任住俸。降爲事官。戴罪殺賊。改任者及累
年巡按御史並住俸。示懲戒。○陞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
副都御史。撫治荆襄。

時南陽豪民爭礦。殺人。恕至。獲其巨魁。散其餘黨。俄內
艱。去會襄陽盜起。旋起復勦盜。

虜酋奏求遣使往來不許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此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進海清却之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兵部覆延綏總兵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從之

兵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略七事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時

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百人
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
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
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
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
腹裏。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
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
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
無力賠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陸
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
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兩廣蠻叛以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浙江叅政韓雍爲僉都御史率師討平之

時兩鎮守官懦而不振諸蠻復叛朝命都督趙輔爲征夷將軍用兵兩廣兵書王竑薦雍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勅雍及輔會南京議衆欲分江西兵從遊擊將軍率達官由庾嶺入廣西逐賊大軍從湖廣入廣西合諸兵圍困勿與鬪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大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蛇動無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夷來

寇不可以禮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寧人薄我。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於困。衆從雍。會諸軍出東道。遣偏師平陽峒。諸賊又進。平脩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火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進內閣陳文禮部尚書。○帝幸太學。釋奠先師。○夏四月。陞張寧爲汀州知府。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內閣李賢不職。徽等俱遠謫。張寧會六科申救。忤賢意。復有忌岳正者。僞爲正劾。

賢疏以示賢。賢大疑之。適九卿會推寧爲僉都正。爲兵部侍郎。賢托歷練之說。票旨俱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五月兵部尚書王竑致仕。以王復爲兵部尚書。尋改復工部。以白圭爲兵部尚書。

九卿會推張寧、岳正竑所薦也。內批二人皆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秋七月起程信爲兵部侍郎。○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應寧、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歿之事。聞皆贈官賜諡。以

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歿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歿無以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中堂見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跟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睜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歿于賊。固無餘憾。而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郡縣大水

戶部言南直隸浙江等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四百萬

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
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米。俟來歲分撥官
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九月。浙江市舶太監福住以罪戒飭。

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地方。軍民苦
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不得逞。住因誣奏瓚。瓚遂
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是布政李顯等
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僅加戒飭而已。
虜寇榆林塞。寧遠伯任禮巡撫都御史項忠禦却之。
曾字來與毛里孩相讎殺。遂退去。

冬十月禮部請定哈密朝貢人數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蕃要路近年爲虜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虜加思剽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毋弩溫吞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進內閣彭時兵部尚書○十一月承天門成○陞南京刑

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
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鎮守廣西左府都督過興召還
興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
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劍榜掠俱歿興亦以疾歿于
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歿罪得隆毋擊登
聞鼓稱寃上以其妄愬命卽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
錢閉星○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陞福建按察使馬文
昇爲南京大理寺卿尋憂去○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
喃帖木兒奏求邊地交易牛隻農具許之乞賜蟒衣不許
○朵顏三衛頭目兀斡帖木兒奏乞陞授職事不許○改

庶吉士許禮等各衙門觀政

自正統以來。所選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脩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對。公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散各衙門觀政。尋授南京各部主事。

刑部以各省賊情及水旱災傷。請停差官審錄。從之。
丙戌二年春正月。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二司

官者○彭時歸省以王復爲兵部尚書

御史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脩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况今之爲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爲陛下效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略虜

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巡撫。綏緝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綏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更宜圖之上。曰。王復陞任未久。難責近効。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差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閱。若仍前作弊。卽叅奏。

究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二月李賢憂去○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三月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平變功封趙輔爲武靖伯陞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置武靖州○勅差御史同延綏巡撫官點選土兵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毋

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
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按此土兵之
法。不但可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
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道。此寔
久安長治之至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安此法。亦
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
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
奏。慶陽延綏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
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
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河套。親與臣言。套
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

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鱗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曠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甚有証據其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以聞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請令官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不許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勅賑濟南
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
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
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
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
治哉。宜別爲處置。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材。非由科
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
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
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延安知府王鑑奏。乞撫按分巡官時常行邊。詔可。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

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修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詔可。○按王鑑斯言真恫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叅謁撫按往返動一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江淮饑人相食。命副都御史林聰往賑之。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沒官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

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又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有濟州衛典吏喬昂上言。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雜銅鉛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夏四月倭奴忽至寧波。僑稱進貢。守臣請遣至京。不許。○五月李賢起復。降脩撰羅倫爲福建市舶副提舉。

倫上疏曰。臣聞朝廷據揚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

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
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陛下是言。真可爲國家扶綱常。
爲天地立民。極爲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
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
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
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
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
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
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
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

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陛下干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之歟。則爲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

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敞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笑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君親爲萬世之大臣。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

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員則水員。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好諛。則臣佞。陛下諒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

士開懷延納隆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臣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害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集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定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議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

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也。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

訣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詞。一見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朝服奪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宜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忘親者豈能忠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

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旣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旣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博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孩提

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羣議。斷自聖衷。取回內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

復者。悉令終喪。未起服者。悉許守制。脫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見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醜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內批降倫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畱倫謂倫所言。天理人情所不容已。誠爲天下大計。遠慮。乞宥以開言路。不報。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

以撫寧伯朱永爲平虜將軍。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與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劉千斤平之。

劉千斤者荆襄大盜景泰天順間河南北襄南湖北流
民聚鄖房山中者數十萬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毆脫官
府捕之輒匿未敢公然格鬪成化元年流劫鄧州李家
李家豪有力盡聞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圍
捕急遂糾眾反稱大王將軍國老軍師先鋒推千斤爲
主劉長子苗龍虎副之石和尚爲謀主勢甚猖獗攻掠
河南南陽鄖陽西至漢沔東及蘄黃尚書白圭撫寧伯
朱永督諸軍進討至漳南湖廣總兵李震以土兵來會
議進兵方略千斤等懼遂擁眾出戰適永病圭督震分
兵截剿破賊賊退保巢寨我兵乘勝進又破之擒千斤
龍虎等和尚長子脫走益深入萬山中永病起帥諸兵

八山搜捕襄陽文總旗者。隸都督喜信。指揮張英下。頗驍健。遇長子相搏。不勝。長子欲殺文總旗。總旗曰。榜急。石和尚。汝無主名。汝能縛和尚獻軍門。陸賞有榜例。遂與俱見英。英撫勞長子遣去。果誘獲和尚。諸將忌英功。大譁英匿贓。英懼不敢爭。長子和尚竟以俘獻。并千斤。等伏誅。乃設湖廣行都司於鄖陽。都御史一人。撫治。寇盜稍息。

進朱永伯爵爲侯。封李震爲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征河套。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

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尼出兵事宜。俱預處請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討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洪。鎮延綏。悉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宜撫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旣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乃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

套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謂兩軍交戰生灰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無鬪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灰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灰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揚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

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既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按戴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矣。

秋七月命副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八月調禮部右侍郎蔚能爲南京光祿寺卿。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轡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

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以邢讓為國子祭酒。○九月。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

永樂初。既以大寧之地與朵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今之野人女直。分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為都指揮督統之。為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千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

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
迤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
而建州女直先據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
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畀居之。
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各爲東建州，初止一
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自
北虜也先猖獗，建州女直海西、朵顏等衛三種之胡遂
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於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
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
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

思亂至是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遂動海西之夷
擁衆入寇。

冬十月毛里孩寇陝西都御史項忠彰武伯楊信禦却之
○十一月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有黃河岸府
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
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禦
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
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
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聞聲應
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

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赴今聲應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俟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鵲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

座。連接慶陽定邊管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震軍威矣。從之。○按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寔有限。言之督府。漫不爲意。未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

入貢

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朵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後無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

來道路有常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上刺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况上刺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大學士李賢卒

蔡沉爲崇安伯。真德秀爲浦城伯。

江左陸翀之綜校